

CHONGQING CHUBANS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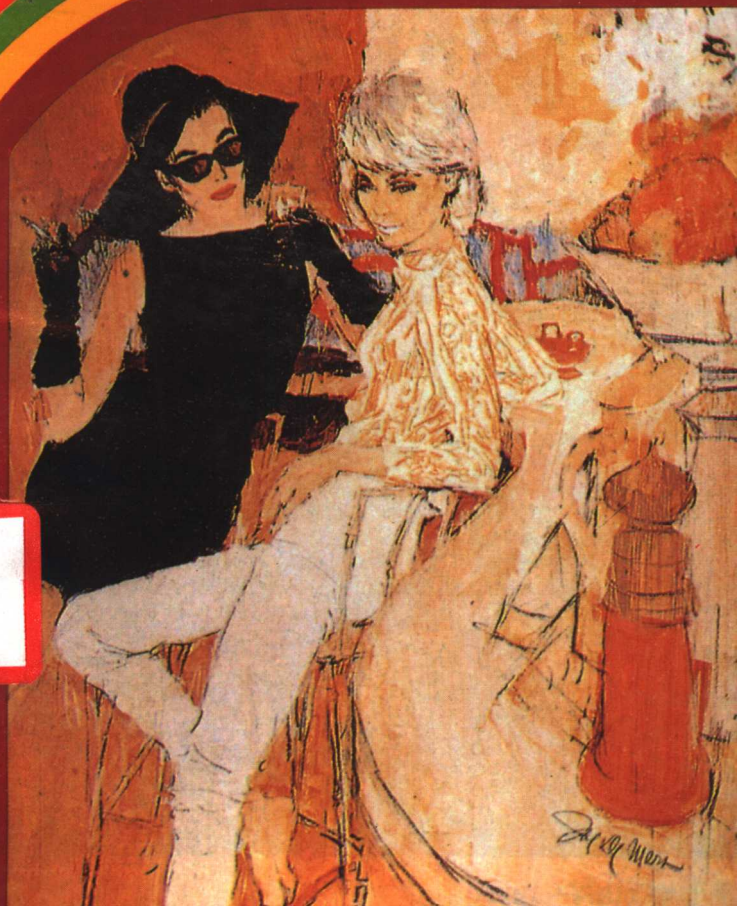


东欧文学丛书

年青的一代

〔波〕叶日·普特拉门特 著

张振辉 译



东欧文学丛书

年青的一代

〔波〕叶日·普特拉门特 著
张振辉 译

CHONGQING CHUBANSHI

封面设计 高济民

技术设计 聂丹英

【波】叶日·普特拉门特 著 张振辉 译

年青的一代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75 插页4 字数157千
•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出版说明

东欧各国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其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欧文学是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些国家尽管各有自己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曾遭受过俄国、奥国或土耳其的长期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曾为祖国的复兴进行过长期的斗争，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又遭到德、意法西斯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战争的巨大创伤；战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过巨大成就，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曲折。

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又是社会和时代

的反映。东欧各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有着光辉的历史传统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后来虽然遭受了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但随着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东欧文学也相继繁荣起来，其独出特点就是东欧文学同人民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民族解放斗争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繁荣又推动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19世纪文学就以其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创新而引起世界的瞩目，出现过一批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和作家；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显克维奇、普鲁斯、奥热什科娃，捷克的马哈、聂姆曹娃、聂鲁达，匈牙利的裴多菲、约卡伊、米克沙特，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卡拉迦列，保加利亚的波特夫、伐佐夫，南斯拉夫的普雷舍伦、兹马伊等。20世纪以来，东欧文学又以其丰富多采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各种流派各种风格争奇斗妍、各放异彩、除现实主义文学外，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文学相继出现、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崛起。先后有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和米沃什，捷克的塞弗尔特，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文学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追求和创新，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后初期，东欧各国人民在

大战中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都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反映。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也曾是许多作家描写和讴歌的对象。50年代前后（除南斯拉夫外），曾出现过公式化、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随着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化，文学观念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作家们深入探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大大扩大了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成了作家们探索和描写的对象。既有反映尖锐的政治斗争、工业化、农业改革等重大题材的社会画卷，也有表现个人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的作品；既有描写和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歌、小说，又有对社会上种种的阴暗面和腐败现象进行嘲讽和揭露对过去错误进行反思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各种文学倾向，各种文学流派纷繁呈现，形成了一个百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的景象。有的作家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竭力反映当代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有的作家打破旧的文学模式、突破时空观念和情节框架；有的采用怪诞、魔幻或者象征、隐喻等手法。东欧各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并得到了欧美文学界的好评。

文学是各国人民之间互相接近、了解和增进友谊的桥梁。早在本世纪初，东欧文学就开始被介绍到我国来。鲁迅、茅盾等革命文学的先驱们，曾积极热情地向我国读者介绍过东欧被压迫民族立意在反抗的呐喊文学，并亲自翻译了东欧作家的作品，还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东欧文学对促进我们新兴阶级的文学发展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解放以后，我国和东欧各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东欧文学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东欧各国文学的发展概貌、以及东欧作家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也使我国的文学界能从东欧文学中得到经验和借鉴，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特编选出版这套“东欧文学丛书”。这套丛书由著作和翻译作品组成，著作包括东欧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评论专著，由我国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撰写而成；翻译作品以小说为主，着重介绍东欧古典和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名著佳篇，同时兼顾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读者有所裨益，并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指教。

第一章

包厢里亮起来了，窗外掠过一片白桦树林子，树叶呈金黄色，好似被映照在阳光中。列昂·波切伊站了起来，急急忙忙穿上了秋大衣，这片白桦林子是特地为了迎接他的归来的。他戴上帽子，提着一口小小的箱子，来到了包厢外的走道上，车厢里几乎空无一人。

白桦树林总是使他产生错觉。在他没有回来时，他并没有想到过它，可是当他在窗外看见这片林子，便以为有两扇大门在向他敞开，一个十分拥挤和至今封闭的扎波热世界现在获得了解放，现在什么都有。他自己也已经不是一个法律系的学生，一个启蒙的见习生，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个子不高，深灰色的头发，椭圆脸，灰色的眼睛，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看到这片林子后，他就成了波切伊·杨的儿子……

从这片林子到扎波热车站里还足有十分钟的

旅程，他还有时间在包厢里看书，但他总是在这个时候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包厢，来到走道上，就像急于马上充当杨的儿子。他所熟悉的扎波热的景物迅急地在他的眼前闪过，残存的松树林滑到后面去了。

在一块耕地的尽头，升起了一团团蓝色的炊烟，火车轰隆轰隆地驶过了一座小桥，一直在沃尔卡贫民区的近旁奔跑着。路边的拦路杆降下来了，路杆那边停着几辆农民赶着的大车，车上一袋袋土豆堆成了山。他拉下了玻璃窗，将身子略微斜着往外，马上感到有两股气味扑鼻而来，一股是树叶在阳光烧烤下发出的浓烈的苦味，另一股是来自车头令人窒息的臭味。

站台在车闸和铁轨的磨擦声中临近。列昂倾身往外寻找父亲，却发现来站上接他的有几十个人，因而感到奇怪，是不是还有什么大人物来了？他有点心神不定地往车厢外走去。一般总是父亲第一个向他走来，这属于父子之情的一种秘密表现的方式，父亲是不是生了病？他突然发现他有点气喘，他写给他的最后一些信字迹不很清楚，字里行间透露出使人感到不安的情绪。列昂来到出口时，又怕站台上没有出租车，列车还没有停下，出口的门就开了，他于是从车厢跳了下来。

人群闲若无事地瞅着在他们眼前游过的车厢

的窗子。站台上十分拥挤，要从人群中走过，必须不停地喊着让路。在他们中，有一个人突然踮起了脚趾，通过站上攒动的人头，往车厢的窗子望去，他本来不高兴地转了个身，但他发现列昂后，眼里顿时闪出了光辉，便不顾周围的一切了。他不仅为自己开了一条通向列昂的路，而且马上来到了他跟前，向他行了个鞠躬礼。

不一会儿，人群的话声寂灭了，他们都瞅着列昂，给他让开了道，并且排成了一个队形。列昂在队尾发现了父亲强壮的身躯，这时他才感到双倍的轻松和平静，原来他刚才的困惑和担心是不必要的。他微笑着从队伍前走过，但他不知该怎么办，摘下了帽子，是不是该向人们点头致意？这时队中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从他手中接过箱子，走了……

父亲身材高大，肩背宽阔，肚子微微突起，头上没有戴帽，他的灰白色的胡须蓄得很长，面孔长得丰满健康，嘴呈红色。他向列昂伸出了手，揽腰把他抱住，紧贴在自己腹前，胸前，由于用力过猛，使列昂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他的身上发出了烟和香脂的香味，他以自己燃烧的嘴吻着列昂，感到列昂嘴下的胡须也在刺扎着他，他已经忘了他周围的人群，只靠和儿子的这种亲密关系活着，他有时虽将这种关系淡忘，但它从儿子幼

年时起，就一直伴随着他。这种关系对他来说，总是意味着和平和安宁，从某个时候起，它甚至意味着某种十分伟大的东西。

是父亲首先中断了这个亲密的时刻，他将儿子放开，但依然抓着他的肩膀，脸对着接待的人群。

“同志们！这就是小波切伊！”

人群散开后，队形消失了，这些列昂不认识的人于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走到他跟前，和他握手，说话。父亲低声地叨唠着：

“党的书记，我的副手，你的代理人，警察局……”

列昂没有说话，显然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现在是在一群人的面前。走动的人群脱帽向他鞠躬，他也回礼，但他对这总是感到突然，感到不可理解，他对他们勉强地示以淡笑，自言自语，似想表示歉意，说这样的接待是不必要的。

接待的人从他身旁走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站在旁边的一个瘦高个子，鼻梁很大的人低声地说：

“回去吧，主席同志！时间是最宝贵的，检察长先生一定很累了……”

“不，让他习惯一下。”父亲高声地说，“这里不是华沙，这里每个波切伊都得艰苦奋斗。”

站台上只剩下了几个人。

“瓦莱克，我们走吧！”父亲对一个个子不高，长着一脸黑色的短须，生得十分漂亮的男人呼唤道。

“我一会儿就来，让小伙子先休息！”

“好，我晚八点等着你。还有你，赫利·凯维奇先生，也偕你的夫人来。”

“非常感谢，主席同志！但这是不是会给你们带来不便？”

“就这么定了。你乘我的车，顺便带上马尔齐尼亚克同志。”

长黑胡子的人表示同意，于是大家离开了站台。列昂虽对这种过分的礼数不很理解，但是他的感觉很好，他很高兴地看到站上的候车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们来到了站外的一个广场上，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花坛，上面还开着淡紫色的菊花。

“真好看！”他对父亲说，同时坐进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牌轿车。

老波切伊又嘀咕了几句，抚摸了一下正在爬进那辆不很干净的华沙牌轿车的马尔齐尼亚克。

“好！什切潘斯基，回家！怎么走？走五一大街，波切伊大街和科希秋什科大街。”

列昂冲父亲膘了一眼，见他的脸上没有异常的表情。汽车驶过五一大街后，往左拐，本来就

是肯平斯卡大街，但是在第一栋楼上，就现出了一块新的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几个白色的大字：“波切伊大街”。

“你不知道？”父亲低声地问道，“啊！是的，你出门了。这是为了庆贺我的五十寿辰，在三个月前挂上的。”

“不是你自己写的？”

“干吗要自我炫耀？这不是我的主张，是一些人要这么干的，我反对过。你以为能够把他们说服？不行，他们还说我糊涂，不懂得这个传统必需保持。”

列昂听后，不乐意地打了个喷嚏，一边瞅着外面的街道。扎波热真是值得一看，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在这里了，这里变化很大，越变越好了。一些新式楼房盖起来了，阳台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帘子。科希秋什科大街上有一个亭子，上面刻画着构想奇特的三角形，圆形和似波浪起伏的曲线。当他们来到这座亭子的近旁时，看见亭子上写着：“诚实咖啡馆”。还有几家自选商店，橱窗十分漂亮。最招人喜爱的，还是街上的花坛和草地，奇怪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垃圾。

“漂亮！”他又说了一句，“真是难以置信，这个样子一年有几次？”

“这是第一次。”父亲低声说，“如果再来一

次，钱从哪里来？”

“你们是不是借了债？”

父亲用手指弹着胸脯。

“每个商店管一年。只要他们同意，总可以挤出点钱。”

他们马上往左拐去。街边都是果园和一些老式的房子，居住条件很好，房周围还种着丁香花和苹果树。波切伊一家的别墅在街的另一头，它虽不很宽大，但它的建筑形式显得匀称美观，在三十年前，可谓摩登的了，两株蓝色的枞树立在别墅前干净的草地上，门半开着。

杨先下了车，他没等儿子下车先进屋去了。列昂拿起小箱之后，什切潘斯基马上从他的手中接了过来。

雅德维加太太站在门口。她是个中等个子，头发梳得很亮，一双眼睛呈深蓝色，唇上抹了厚厚的一层。她抱着列昂说：

“洛涅克^①！我可不可以吻你？”

他马上吻了她的手，为的是掩饰自己的心神不定。而她的全身却依然散发着苦涩的香料味，这种香料味过去几十年来，每个晚上都曾给他带来烦恼。她继而吻着他的额头说：

^①列昂的爱称。

“到你自己的屋里去，都准备好了，洗澡间……”

这栋房子的结构奇特，外面看不大，可是里面的走廊、门、穿堂、阶梯和椭圆形的小窗数量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列昂的住房在楼上，靠里边，他必须通过客厅，上楼走几步，然后拐个弯，才能到达。他来到这里后，首先闻到一股气味，说明里面有人。这不是那从客厅里就一直跟着他的继母身上的苦涩味，定是另一个女人身上的气味，这种气味却难以辨认，像果酱或马林果汁的香味。列昂感到疑惑地在房里扫视了一下，没有人，便后退了一步，靠在外面的栏杆上。雅德维加太太对什切潘斯基交待了一些事情，然后关上门，来到了客厅里。她的脸庞给列昂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脸上那阵刚才接他时的微笑现在消失了，她的嘴紧紧地闭着，两眼表现了对一切都很冷淡的神情。她没有抬起视线，因此不会感到他在看她，而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便到餐厅里去了。

列昂已经忘了房里那股像马林果汁的香味，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但是没有去想雅德维加太太是否有什么忧虑，只把她的形象记在心里。他这时完全沉浸在一系列往事的回忆中：这个浅色头发的女人的形象曾经出现在他的所有梦幻和他成年后的想象中。她的存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

苦，她身上一切迷人的东西使他感到可怕，感到耻辱。每个人都有自己深层的隐私，“真正的隐私”，这种隐私有时隐藏在头发中，视线中，在他身上的气味中。

他没料到这一切，现在回忆起来还是这么新鲜。他想，他近年虽然身心获得了解脱，但是对于这种解脱也不能简单地理解，因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的解脱，他并没有从这种可怕和耻辱的感受中解脱出来。

他走进房里，看了看自己的办公桌，沙发椅不仅面上已被压坏，它的扶手也磨坏了。书柜里摆满了书，还有一张沙发床。他随便看了一下这些书的书名，几乎都是英国文学作品，他收集了三年，第四年开始读阿纳托·法朗士^①的作品，然后研究康拉德^②，然后上大学。这一格格标志着他人生道路上的每个成熟阶段的书籍现在只能说明过去了。

他信手取下了一本，看见封面上的字是：“列昂·波切伊作品集”，姓氏是用大写印的，而名字却是墨水写的。原来有一次，他偷了父亲的印章，在这本书上盖上后，急着表现自己，便用小刀刮去了父亲的名字，但一时却无法印上自己的名字，

①阿纳托·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

②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波兰出身的英国作家。

只好写上了。他把书仍放在柜里，深深感到在这栋房子里，每走一步都会遇到过去。

“列昂！”雅德维加太太叫唤道，“洗澡水准备好了。”

“马上就来！”列昂叫了一声。

他很快脱下了衣服，拿着浴巾，跑到了洗澡间里，这里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他向上望去，看见壁龛里摆着一个白铁制成的匣子，由于想到过去在这里搞的恶作剧而感到有愧，把脸都胀红了，于是迅速泡进了盛满了热水的浴盆里。

他回到自己的房里时，天色已经黑了。他浏览着办公桌里的文件，在一些印着方格子的练习纸上写的铅笔字很难看清，他费了很大的劲，只认出了一个字：“苏利南”。这是什么意思？想了几分钟，笑了，想起来了，这是他十二岁那年，一次打算逃跑的见证。接着他又看了学校波兰青年联盟支部开会的记录，说的是动员联盟盟员去挖沟渠，还有对斯科伏罗内克的批评，有两次会全都用来批评米拉·特鲁什科夫斯卡的小资产阶级作风。直到白桦树林子在文件上重又出现，他才从回忆中醒过来。

这个卡米拉，米尔卡，……的女儿，长得丑，爱缠人……她总是那么见了人就攻击，嘲笑，但